小小说

小陈叔的难事

徐志义

我退休后从省城回到县城，有了落叶归根的感觉。小陈叔来看我，愁容满面。他比我小10岁，看上去比我还老，头发灰白，腰显佝偻，瘦脸上皱纹深深浅浅，说话唉声叹气。他一家四口，儿子在外上大学，女儿读高中，不幸的是，他妻子半身不遂，久治不愈；他所在的工厂破产了，他也没有另谋的技能，靠吃包赔的那点儿钱过日子，眼看要坐吃山空。他嗫嚅着说要我帮他找个工作。他知道，在这个县城里我有几个昔日的学生现在都在岗位上，管些事儿。

我一向不会求人，多年来就没能把妻子调到身边。我歉意地说：你说的事我帮不了，我每月给你300块钱吧，你也太难了！小陈叔说你这不是骂我吗？算了算了，我不要你帮了！

我吃了呛，倒真感到应该帮他找工作了。可他已经50岁了，没文凭没技能，能给他找个什么工作呢？我脑子都想疼了。吃饭时，妻子给我买来一块我爱吃的烤红薯，心头一亮，有了！

我找到小陈叔说：你卖烤红薯吧，我在省城结识了一个卖烤红薯的朋友，他一个月少说能挣1500块。我特别强调：卖烤红薯本小利大还自由，最适合你，不耽误你顾家。

小陈叔冷冷地说：城里沿街叫卖的都是乡下人。我开导他：我们原先不都是乡下人吗？现在还分什么乡下人城里人！他又说：小县城比不得大城市，人我都熟，拉不下脸啊！我急了：你怎么还是这种观念？大学生不是还有去卖肉种菜的吗？要不这样，我帮你一块儿出摊儿！他说，当真？我说，咱马上就干！

一番准备，我和小陈叔的烤红薯车就上街了。没人笑话，还有人捧场，头一个月就挣了1200块。小陈叔拿出600块给我，我也学他说：你这不是骂我吗？他不好意思地说：那你忙你的吧，我不让你陪了。

过了几个月，小陈叔又来找我，说烤红薯他不卖了。我问是遇到麻烦了还是找到了更好的挣钱门路？他说都不是，听说现在的民政局长也是你的学生，你去说说给我办个“低保”吧，我家基本符合条件。一月200块，我，我老婆，我女儿，三个人一月可以领600块。这是公家的钱，多实在多保险啊！

我说卖烤红薯一月不是可以挣1200块吗？比600多一倍啊！他欲言又止了。我说咱是一家人，有啥不好说的？他说我儿子是大学生，怕丢他的人，他会不认我。“你儿子这么说了？”“还没有。”“那你怎么知道的？”“我看电视剧看到的。”“你儿子要真是那样，不该是他不认你，而应该是你不认他！”“反正我是最后一次求你了。”“我帮不了！”

小陈叔泄气地走了，弓着腰，像一块烤红薯，软塌塌，再也硬不起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发泄说：真是可怜人自有可恨处！

学校返聘我，我又去了省城。妻子来电话说：小陈叔花钱把“低保”办下来了，这回咱可真把小陈叔得罪了！唉——我长叹无语。

过了些日子，妻子又来电话说：小陈叔又卖烤红薯了。我问为什么？妻子说，他上大学的儿子放假回来了，很支持他，和他一块儿出摊儿，要他把烤红薯的生意做大，还策划做到国外去，说有个农民的泡菜就受到了老外的欢迎。

啊!我长出一口气，幸亏小陈叔有个大学生！

郑邑旧事

老郑州的茶馆与茶客

杜丰芮 王瑞明

早年，老郑州人爱喝茶，茶馆数量非常多，种类也不少。据老街坊们说：往日的茶馆有大茶馆、清茶馆、书茶馆、棋茶馆、二荤馆、茶棚、茶楼，还有设在郊外的野茶馆。老郑州人曾经以茶馆多而得意过，上了年纪的老者没“泡”过茶馆的人不多见。那年头，各阶层形形色色人物皆来光顾，商人谈生意，记者找新闻信息，悠闲的老人坐茶馆听说书、下棋、遛鸟消遣，即便是达官显贵当差完毕，换上便服，约朋友会客，茶馆是最好的去处。

郑州最早的同庆茶馆、天宝茶社、升平茶楼等集中在火车站附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坟岗一带大小茶馆有几十家，著名的有聚仙、一品香、老贾、燕声等茶馆和周洪礼、盛友、马聚保、忠义、孙老七、马天章、李湘池、杨进才、文生茶社等。茶馆、茶社除备有茶水外，还请各处曲艺艺人在此说唱。老坟岗的茶社都比较简陋，多为席棚，面积小则六七十平方米，大则一百多平方米。一般都设有茶桌、条凳，讲究点的设有躺椅，进场时买一尺长的竹签为票，除座位外，后面都设有站票。茶社门口都写有醒目海报，上书艺人名字、所演出的书(曲)名目，供茶客们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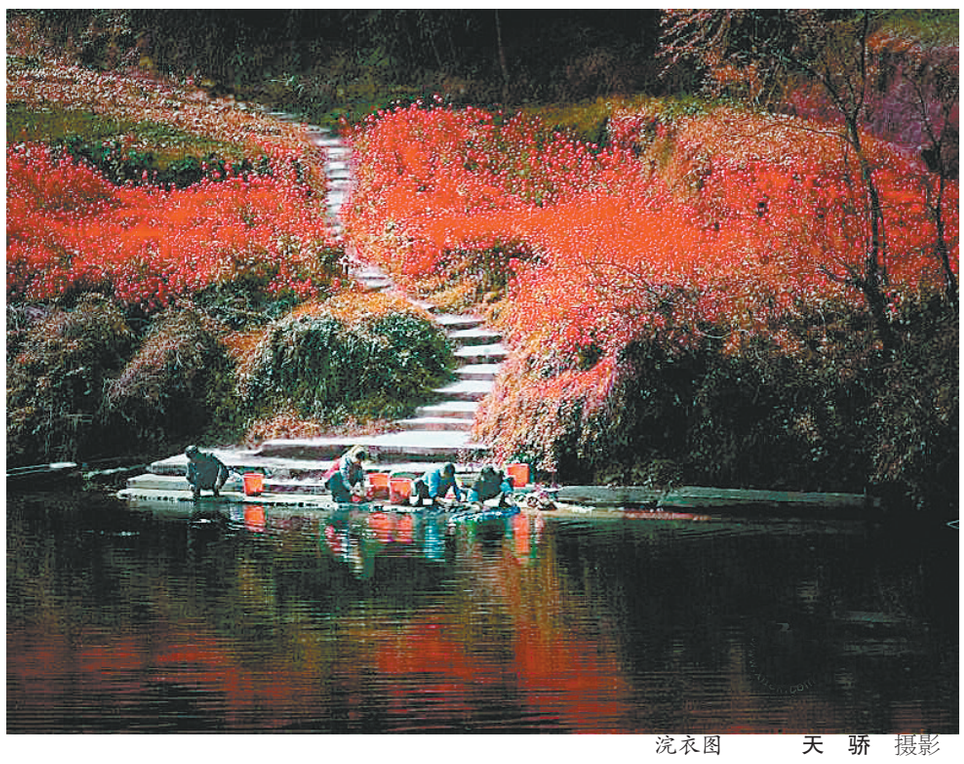
大茶馆，以卖茶为主，但往往是五行八作手艺人的活动地点。不同行当的手艺人往往守某个茶社，喝茶等客，若找手艺人干活儿，到茶社准能找到。后来，有些大茶馆为吸引茶客，备有酒菜，品茶后可小酌，发展成二荤馆。

书茶馆和棋茶馆的格局与大茶馆不同，上午接待茶客，下午和晚上则请说书的唱大鼓的来此说唱，茶客们边听书边喝茶。棋茶社的里面尽是棋桌，进去后静悄悄，茶客有的交锋对弈，有的观棋，屋里只有棋桌间细碎的棋子落盘声。

清茶馆以卖茶水为主，茶客中有一种经纪人，他们是每晨必到，把这里当作交易市场。他们是专门充当房屋租赁的中间人，从中提取佣金为生，他们到处打听谁家有房屋出租，或谁家欲租赁房屋，在此聚集时，趁品茶之机进行“交易”，如能介绍成功一笔生意，可从中提取一定的佣金。

当年在西一街北头还有一家得意茶楼，那是养鸟人的聚会处。每晨天刚亮，养鸟人便拎着鸟笼到茶楼来“冲鸟”，楼上窗台前挂满了各式鸟笼，阳光初上，鸟声啁啾，茶楼变成了养鸟人的俱乐部。

茶馆的堂倌，都是训练有素的，不唯应承周到，且技艺纯熟。他们往往右手执大铜壶一把，随着应喏茶客的召唤，人到壶到，在桌边对准茶碗倾倒开水，只见壶嘴猛一向下，再一抬头，茶碗刚好九成满，从无一滴开水洒落或四溅。其动作之迅速利落，倒水深度之准确，常令茶客惊叹不已。



浣衣图 天骄 摄影

新书架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1》

张爱华

此书以现代的口吻、现代的思维、现代的语言、现代的文化模式解读古人古事儿，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登上大众舞台，向世人展开一幕幕变幻莫测的历史大剧。

本书自尧舜禹讲起，直到明清结束，参照中学历史课本的原型，依时间顺序，自青铜时代开始，尧舜禹无私禅让尊位，启凭借拳头开创“家天下”的夏，从此之后，实力成为王朝存废的唯一标准。殷商迁都、西周分封、秦始皇建立官制、汉朝分封、王莽改制、西晋南迁、隋唐之治，等等，都在初期干了点实事，饱经战乱的老百姓们也算是暂时安定过一小段时间，然后进入盛世，走向衰落。伴随着一切的，是制度的不断变幻与创新、文化的一波三折以及历史人物九曲回肠的命运。及至明清，淹没多时的心灵浮游上岸，一场历史的大戏之旅告一段落，读者酣畅淋漓，观者淋漓酣畅；深思之余，心灵与历史同归沉寂，可谓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戏谑代替了刻板，玩笑代替了说教，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融历史与幽默于一身，内容缤纷多彩，风格恣意诙谐，捧腹之余，知识已然贯穿一体，成就新一代历史普及宝典。

文史杂谈

老鼠偷鸡蛋与郑板桥辞官

夏吟

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县令时，经常微服私访。一次，他到民间一个多月没回县衙，所带的干粮吃完了，钱也花光了，身上只剩下三个熟鸡蛋。

这天晚上，他们走到一处破庙住了下来。郑板桥整理起一天的所见所闻的公事来。随从的两个衙役，一个在门外望风，另一个躺在神台上歇息。

天快亮时，郑板桥忽然听到“咕噜”响了一声，睁眼一看，原来是两只老鼠在偷鸡蛋。其中一只老鼠把一个鸡蛋紧紧抱住，骨碌一下滚下桌子，然后两条前腿把鸡蛋一搂，另一只老鼠咬住它的尾巴，就把鸡蛋拖到洞里去了。

郑板桥看到了老鼠偷鸡蛋的全过程，他完全可以保住鸡蛋不被偷走，可他舍不得惊动这花钱买不来的妙景，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三个鸡蛋全让老鼠拖走了。

天亮以后，他看见两个衙役一个在神台上打呼噜，一个在门外打盹。他忽然想到要逗逗这两个衙役，于是，就“嗵嗵嗵”拍着供桌，向他们喊道：“快起来，老爷我要升堂议事了！”两个衙役不敢怠慢，急忙跑到供桌前站定。郑板桥煞有介事地问道：“方才是哪个在外面把门？”把门的衙役答道：“是小人。”郑板桥一下子板起面孔，把桌子一拍，喝道：“大胆奴才，你可知罪？”那衙役一下呆了，扑通跪下，说：“小的不知犯何罪。”“你做了坏事还装糊涂！”郑板桥手指桌子问道：“这上面的鸡蛋哪里去了，分明是你夜间饥饿难忍，偷偷拿去吃了。还不如实招来！”

那衙役听是鸡蛋丢了，连忙叩头说：“启禀老爷，小的真的没有偷吃这三个鸡蛋呀！”郑板桥装出愤怒的样子，对另一个衙役说：“给我狠狠地打他二十大板，看他招也不招！”话音刚落，没等板子打来，那个衙役就连声喊道：“小的愿招，小的愿招！”接着就把自己如何偷鸡蛋吃到肚里的详细过程说得有鼻子有眼，像真有这事一样。说完后还连连磕头：“求老爷恩典，宽恕小的这一回！”

郑板桥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他长长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在庙里踱步，边走边自言自语地口吟小诗一首：“潍县这八年，错断多少案！要做真青天，回家去种田。”念完诗，对两个衙役说：“我本来是想逗你们玩的，那鸡蛋是老鼠偷去的，没想到你却招了。这分明是怕那二十大板。由此可见，这些年我不知错打多少板子，断错多少案呢！我这官要再做下去，还要做出更多伤天害理之事。不如趁早散伙，你我都回家去吧！”据说，郑板桥就是从这以后，辞去了县令，并且发誓一生一世不再做官。

欢乐西藏 蔡频春

文苑赋

朱湘生

赫赫郑州，胜景连连，悠悠管城，古迹斑斑，葱葱文苑，香雾霏霏。

悠哉文苑，人文渊薮。岁月苍苍，思绪渺渺。左邻孔子庙，灵气惠人，千秋学人仰之圣；右舍城隍祠，护城佑民，百代市民敬为神；东临商遗址，岁已数千，证悠久中原之物华天宝；西望二七塔，喋血逾百，缅罢工京广之革命先烈。

美哉文苑，宜居宝地。花草艳艳，佳木猗猗。楼阁亭廊，舒适优雅。假山瀑布，飞珠溅玉。山依水而秀异，水依山而潢然。医院庠序，望衡对宇，超市车站，近在咫尺。

优哉文苑，和谐康乐。小区楚楚，业主芸芸。三生有缘，四方聚居，韵士高人，骚客名流，士农商贾，张王李赵，互尊互帮。茶余饭后，漫步花前，谈笑月下，心旷神怡；忙里偷闲，健身器械，休闲棋牌，不亦乐乎！

小幽默

减肥新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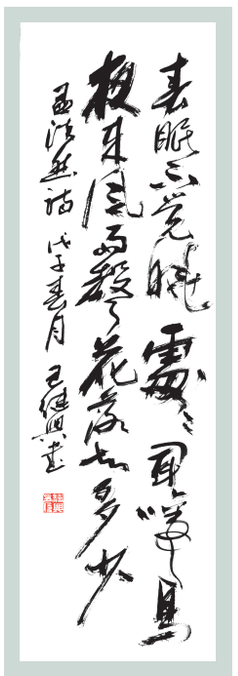
匡天龙

两只刺猬聊天。一只说：“哪种减肥药好？”另一只：“进股市吧，我就是靠它减下来的，实话跟你说我以前是头豪猪！”

两个打工仔聊天。一个说：“哪种减肥药好？”另一个：“进股市吧，我就是靠它减下来的，实话跟你说我以前是个老板！”

两只壁虎聊天。一只说：“哪种减肥药好？”另一只：“进股市吧，我就是靠它减下来的，实话跟你说我以前是头鳄鱼！”

两只苍蝇聊天。一只说：“哪种减肥药好？”另一只：“进股市吧，我就是靠它减下来的，实话跟你说我以前是只苍鹰！”



王继兴书法

巧合的是，我那位曾在四明银行任董事长的表舅吴启鼎，原来是章老在重庆时相熟的牌友。章老认为章洪两家既门当户对，又知根知底，这门亲事他同意了。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得到了众亲友的祝福。

章病榻上真情表白

1953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着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做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53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四十度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

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着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

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去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虽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关系更亲密。

那时她把我当做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十分意外地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我陪伴她、开导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1953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炯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炯明当时在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思想有些偏激，认为章士钊在北洋段祺瑞政府当过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她应该与旧官僚“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的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含之，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着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出生就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她的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1953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

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游玩，下馆子，想逗她高兴，但她仍感到不自在。因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隔阂，隔阂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回到北京。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突如其来闹分手

我与章含之肯定关系后，一直以她的学业为重，从未催她结婚。所以我是家里众兄弟姐妹中结婚最迟的一个，连比我年幼四岁的小弟弟都比我早结婚。我也是大学同学中成家最晚的一个。我耐心等待章大学毕业。

1955年春，一天章含之突然来北大，提出要和我分手。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十分愕然。我问她：我俩相处得好好的，再等两年就可以结婚了，为什么突然提出分手？还问她是否有了新对象。

8

连载

熊苍林一下子明白了局势的严重性：被淘汰出局的就一定是天赛。

“熊总，听说恒佳的关键部件是从硅谷引进的，”徐飞的话打断了熊苍林奔涌的思绪，“我想，是不是请张总给北京的陈总工去个电话？请他抓紧在硅谷那边找一找。”

这天下午，查理欧又来到神州会，他一直想抽空会会方哥，但总是杂务缠身。直到今天上午，Lily确认恒佳的光网已从深圳空运往乌州，他才推掉一切事务，来到神州会。

“呵呵！欧兄，”方哥带着一脸弥勒佛似的笑容，远远就打开了招呼：

“失敬失敬！唉，下面有个副市长来谈点事，实在脱不开身。”

查理欧把乌州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

“哦，有意思。盘子有多大？”

方哥问得很干脆，因为他按生意大小收介绍费。

“大概一亿到一亿两千万的样子吧。”查理欧是个讲信誉的人，从来一是一二是二，而且这笔佣金是爱西买单，他犯不着打理伏。

“那你们和管事的熟吗？有没有做过表示？”方哥一听就来了兴趣。

“你说和管事的？我们很熟呀，也做过一些表示。”

“那你干吗不自己吃呢？”

“唉，主要是对手太难缠。”

“那你换个地儿不就成了？中国大了去了，哪是你能做完的？”方哥故意认真地说着反话，他要试探查理欧的决心，以定下自己的讨价还价策略。

“不行啊，我得守住省会城市这条防线。乌州是这条防线上最薄弱的环节。”

“哦，您老人家是志在必得呀！”方哥又换上了弥勒佛似的笑容，“面包会有的，关系也是找得到的，说说看，你想怎么做？”

“乌州管事的是冯局长，他对自己的位置很看重，你可以沿着这条思路考虑一下。”查理欧的意思很明白，他并不清楚方哥的操作模式，希望能提供些方案让他选择。

“官场中人嘛，政治生命是最紧要的，我这两天抓紧研究一下。”

八月中旬的一天，乌州艳阳高照，夏琳早早来到局里。看到恒佳高大的乳白色机柜就伫立在森严整洁的机房里，夏琳一时真不敢相信。

“韩工，我们这单的胜算，应该超过80%了吧？设备都用上了，肯定不会让我们拖回去的。”夏琳充满自信、笑逐颜开地说道，她下意识地想在机柜上找找，有没有武锐锋留下的痕迹，当然她知道是不会有的。她觉得有必要亲自给武锐锋打一个电话报喜并致谢。

“武总吗？我是乌州办的小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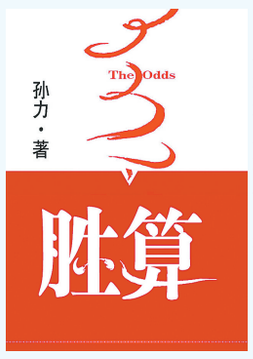
“小夏？”武锐锋怎么也没料到，夏琳会主动打他的电话。“哦，小夏你好吗？”

听着武锐锋这一声关切的问候，夏琳心头竟掠过一丝暖意。“很好啊，光网已经开通了，我现在就是用它打的电话。”

“哦，那就好，订单没问题吧？”武锐锋关心地问。

“嗯，等单子拿下了再谢谢您。对了，武总，您什么时候再来我们这儿指导工作呀？”

“呵呵，有空一定来！”武锐锋满口答应道。



光网对恒佳来说，确实不算很难的项目。但即使如此，武锐锋投入的精力却是惊人的，按坦克的话说，研发部这回是用核弹炸碉堡。事实上，自从上次在飞机上崔大伟表示要给武锐锋和夏琳之间牵线时起，武锐锋就不自觉地时常想起夏琳。研发光网是为乌州的单子服务，直接受益人是夏琳，他不忍让这个可人的女孩失望。

爱西的写字楼在北京奥体中心附近的北四环上，这天上午，查理欧正仰躺在大班椅上，目光透过银灰色的玻璃幕墙，凝视着北京灰色调的天空。

“欧总，你好呀！”不一会儿，方哥由秘书带进办公室，“上回你交代的事，我研究过了，也认真帮你打听了一下。”

见查理欧听得专注，方哥抿了一口咖啡，说得更起劲了，“这冯局长是电信系统的人，我琢磨了一下，可以直接找电信系统内部的关系，如何？”

“好，您接着说。”

方哥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关系和准备采取的方案，查理欧听了不禁点点头。

“我们的行规你是知道的，两个点。按你上次说的1.2亿算，也就只有240万，赚这钱不容易呀！我还得托很多关系。不过老外的钱咱们一起赚，我会回给你20%，也就50万吧。这样，你先付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的120万。”方哥一口气开完条件和好处后，狡黠地笑了笑，“老兄，这样生意有得做，又有点闲钱可以多泡几个妞，多好。”

26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450006 电话：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67655623 零售1.00元